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章玉輅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八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田齊

史田齊世家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厲公者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

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弟宣公杵臼立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覊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髙位桓公使為工正初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

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晋與叔向私語曰

齊國之政其卒歸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説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惠子名夏昭子名張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説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

僞事昭子惠子每朝代騶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

陽生槖中置坐中央發槖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己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于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左傳所載甚悉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

田成子

鮑牧與齊悼公有郤悼公立四年弑悼公左傳無鮑牧弑悼公事因吳伐齊齊人弑悼公耳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賈逵云子我即監止尋其文意當是令云宗人太史誤耳常與田氏有

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追

執簡公於徐州簡公曰吾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弑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鶩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旣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　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

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以上

史田齊世家

列子　齊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植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于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我與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是蚊蚋噆膚虎狼食

肉豈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齊有貧者嘗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廄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韓非子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面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

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韓非子 昔者田成子游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顔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顔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逄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

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趨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

說苑作齊景公事

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

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齊平公立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立是年田常亦卒

襄子世本襄子名班

謚常為成子 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 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 襄子卒子莊子伯立 田莊子相齊宣公史田齊世家

莊子世本莊子名伯

紀年 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宣公四十七年田悼子卒次立田和 據此田莊子之

後有悼子世本及史記不録

繹史　魯穆公立在齊宣公四十七年據此是無田悼子也

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黄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　莊子卒相齊四年子太公和立田齊世家

紀年　晉烈公十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於平邑邯鄲之師敗逋獲韓舉取平邑新城十一年田悼子卒史記無悼子

太公

田太公復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毋音貫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田齊世家

紀年　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氏救廩丘及田布戰於龍澤田師敗逋

呂氏春秋　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

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竊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沙隨賁服卻舍延尸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

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

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諸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田齊世家

紀年　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然

桓公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孔叢子上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伋之言是非當也

令君使伋虛談于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于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于財物必薄于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孔叢子上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

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内從繈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竒而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聖賢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劭美也不病毛鬢

之不伐也孔叢子上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内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令聞命請改之孔叢子上

孔叢子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

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索隱曰大臣謂騶忌段干朋如戰國策威王二十六年邯鄲之後有此謀臣耳又南梁之難在宣王

二年有騶于田忌孫臏之謀戰國策又有張丑其詞前後交互記者所取各異故不同也丐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國策作段干綸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國策作田期思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與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史田齊世家與國策稍別國策作威王事又別見宣王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

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公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病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

人索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新序卷二　韓子喻老篇作蔡桓侯事

地志　扁鵲姓秦名緩字越人廬于盧即今山東長清縣地少時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厚遇之長桑君乃出其懷中方窓予扁鵲醫遂著左傳晉景公有疾秦使醫緩治之即扁鵲也

新語　扁鵲居宋得罪于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

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

史記扁鵲傳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漢書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三卷

列子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因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强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强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

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鶡冠子　魏文侯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

諸侯魏文侯曰善

六年救衛桓公卒一云桓公十九年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絶無嗣奉邑皆入田氏史田齊世家

威王

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

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

七年衛伐我取薛陵

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自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

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者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並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趙

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田齊世家

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廷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

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列女傳　齊威王夫人虞姬名娟之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諂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

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王視其詞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力辯其誣王大悟出虞姬顯之於宫封即墨大夫以萬户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侵地齊國震懼由是大治

淮南子（氾論）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

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

列女傳　虞姬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在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驗問破胡賂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

其詞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

幸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昵附王著蔿牀蔽席供

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

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

見與語妾聞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臣歎市市為之

罷妾之寃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内而衆人莫

為毫氂既有汙名義固不可以生願戒大王羣臣為

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悟出虞

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

齊威王出令曰能面刺寡人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於是齊國大治白帖納諫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使淳于髡之趙求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四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訓盡王曰先

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説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窶音樓篝音溝籠也甌窶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汙邪滿車（汙邪下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王乃益齎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説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

曰先生飲一斗而醉烏能飲一石哉其説可得聞乎髠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髠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髠帣韝鞠䠞（帣音卷收袖也韝音溝臂捍也鞠曲也䠞與跽同小跪也）侍酒于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至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眙直視也）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髠竊樂此飲可八

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史滑稽傳

說苑尊賢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

士淳于髠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王艴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髠為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不敢攻齊

又復思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

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我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

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史滑稽傳與魏文侯獻鵠于齊畧同

韓詩外傳　齊使使獻鵠于楚鴻渴使者道飲鵠攫

笞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鵠鵠渴道飲攫笞潰失臣欲亡爲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鵠也攫笞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二十一年威王説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悦去琴

按劒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
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
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
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
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
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
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
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

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史田齊世家

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

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髠曰弓膠昔幹昔久舊也所以爲幹弓幹也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鏬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髠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黄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髠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髠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史田齊世家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為西河而秦梁弱舉田解子為南城而

楚人抱羅綺而朝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舉田種首子爲即墨而于齊足究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哉說苑臣術

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史田齊世家

二十四年齊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

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寳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肦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史田齊世家韓詩卷十作齊宣王事非

唐子短陳騈子于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騈子與其屬

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非威王時人姑録於此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音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羮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

也淮南子人間或云此靖郭君時事又呂覽

孫臏生於阿鄄之間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

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史孫吳列傳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

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史孫吳傳紀年云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　按梁惠王十七年當齊威王之二十五年也

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

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於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于是齊最强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史記田齊世家

與國策小異

史（司馬穰苴傳）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大夫一作夫人）

三十五年公孫閲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

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史田齊世家與國策小異

說苑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内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

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忽然乃更使盼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内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盼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

肖者賢不肖皆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史田齊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八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九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田齊

宣王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于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戰于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于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紀年作威王十四年事蚤救孰

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戰國策南梁之難有張丐對云蚤救之此云騶忌者王邵云此時騶忌死已四年又宣王作田侯指威王蓋此時威王未稱王也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又稱騶忌蓋皆誤耳孫子曰漢書兵權謀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因

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在宣王二年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于博望盟而去史田齊世家與國策小異

魏與趙攻韓韓急告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

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龎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地志遼州和順縣有孫臏坡山勢盤曲西接馬陵闗道相傳即孫子伏兵處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龎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

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竪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史孫吳傳紀年云梁惠王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史在梁惠王三十年當齊宣王二年

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

八年復會甄魏惠王卒

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

十年楚圍我徐州以上史田齊世家

田嬰相齊齊宣王九年人有說王者曰終歳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好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劵斗石絫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歳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偷刀削其押劵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韓子外儲右又淮南子道應稍畧國策載孟嘗君事

薛公（靖郭君）相齊齊威王夫人死（威王當作宣王）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於是為王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賜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韓子外儲右）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韓子內儲下）

靖郭君殘虐國人將叛而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齎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

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齊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請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惟羣臣不肖故共害賢耳請郭君悅然後食新序卷五

史楚世家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

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摶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韓非子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耶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

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弱於內兵弱於外政弱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悅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琴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霆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

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
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髠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
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咏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
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
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
世夫孰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非遭彫世者歟韓詩卷六即名實章而記載不同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王而不言事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畧

史孟荀列傳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風俗通　孟軻受業于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濶于事情然終不屈道趣合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又絶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為上卿

列女傳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

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禄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扵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内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

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繹史曰文選注云雖來也

難不見仕用終亦為周威王師其事則未聞也

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乃罷

十八年秦惠王稱王以上史田齊世家

齊宣王坐淳于髠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髠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髠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

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淳于髡曰古者有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說苑尊賢

齊王欲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

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乎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日以為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呂覽壅塞

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言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淮南子道應又呂

氏春秋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美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術當作述客殆乎非士也呂覽

士客

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

議論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史田齊世家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史孟荀傳

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黄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愼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論　騶奭者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賔客言齊

能致天下賢士也史孟荀傳

齊之辯士田巴辯於徂丘議於稷下毁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謂徐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必不復談可乎徐劫言之巴曰走弟子年十二然千里駒也願得代議於前可乎田巴曰可魯仲連得見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在聊國亡在旦暮先生將奈何

田巴曰無柰何魯連曰危不能為安亡不能為存無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談田巴曰謹受教明日見徐刦曰先生之駒乃飛兔騕褭也豈特千里哉田巴於是杜口為業終身不談也三柱子即魯連子

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王召臣臣改制鬋飾問于妾奚若妾愛臣諛

臣曰佼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則齊國治矣

新序 按國策之鄒衍呂覽之列精子高此之田巴其辭一也

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象政狀及霸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拜為相齊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為設以辭忌不能及乃相與往見忌髡之徒禮倨忌之禮卑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以弊羊皮何若忌曰敬諾

請無雜賢以不肖髠曰方內而員釭何若忌曰敬諾請謹門內無留賓客髠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若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髠等三稱忌三應之如響髠等乃辭屈而去新序卷二此疑即威王時鄒忌子事

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

推而大之至于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逺之至天地未生窈㝠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徳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兹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

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其言濫漫于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瞿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于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史孟荀傳

法言　或言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

齊田稷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母素賢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安往得此對曰受之下吏母曰吾聞修身潔行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偽非義之事不計于心非禮之利不入於家令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不孝

之子非吾子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田稷子大慚出而反其金自歸罪于宣王請就誅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金賜母列女傳

列女傳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其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偽非義之事不計于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

副令君設官以待子厚禄以奉子盡力竭能務在效忠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令子反是遠忠矣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于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田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

漢書　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居稷下號談天衍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師古曰亦鄒衍所説

漢書　法家慎子四十二篇　道家蜎子十三篇名淵

捷子二篇　田子二十五篇游稷下號天口駢（楚人老子弟子）　陰陽家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四十二篇今五篇非全書也別見諸家引用）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韓詩卷七又說苑修文）

呂氏春秋 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邪王乃舍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

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說苑

君道

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嘆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又使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尹文子

齊宣王為太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春居春居一作香居下同問於宣

王曰楚王釋先生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楚國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楚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太室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也呂覽驕恣 又新序卷六

齊宣王問弋于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于謹

廪（廪與懔同）王曰何謂謹廪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廪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廪令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廪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廪乎（一曰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于廪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廪而未得所以為廪夫虛無無見者廪也　韓子外儲右）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

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上者也是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謂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宣王曰善韓子

外儲左

齊宣王出獵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

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皆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先生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于大王望得富于大王望得貴于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

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役徭然則官府無使焉此故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槖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騏驎騄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于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黄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

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豪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豪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讙噭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新序卷五

齊宣王時處士牧犢子年七十無妻出薪于野見雉雌

雄相隨而心悲乃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援琴而歌作雉朝飛以自傷樂府解題

琴操　雉朝飛者齊宣王時處士牧犢子所作也年七十無妻出薪于野見雉雌雄相隨而心悲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以不獲援琴而歌以自傷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柰何嗟嗟暮兮可柰何　古今注作犢沐子

齊宣王時有人鬭死於道者被一創吏訊之二子兄弟立其旁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朞年推不決名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少者吏曰少子人之所愛今欲殺之何也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其父疾且死之時囑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豈可忘哉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吏言於王王美其義皆赦之號曰義母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宣王悅之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呂覽壅塞又尹文子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而處士逃韓子内儲上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倒也去尊

棄尊位也令王事齊王居其尊位謂惠子言行何其相違背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舍愛子頭而擊石故曰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曰施惠子名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民寒則欲火暑則欲水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

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呂覽愛類

有婦人鍾離春極醜無雙齊無鹽邑地志今山東東平縣有無鹽城女

其為人也臼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

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

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

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

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

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强顔女子也於

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
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
之遺風今女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
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也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
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
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
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
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

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國之難内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黄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于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横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内不秉國家之治此四

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不幾全于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甲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為王后而國大安新序卷二列女傳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夫人也云云與新序略同

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從齊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語詳國策

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乃陽為得罪于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燕易王十年史蘇秦傳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史田齊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舉人臣薛炳文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田齊

湣王

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史田齊世家

蘇秦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敝齊而為燕　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

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蘇秦為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時燕王噲立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史蘇秦傳　蘇秦之弟曰代代弟厲見兄遂亦皆學及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語見國策

三年封田嬰于薛史田齊世家　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初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

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說苑田忌去齊奔楚襄王郊迎至舍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于韓魏韓魏服于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于徐州而使人逐田嬰

田嬰使張丑説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三年而封田嬰于薛史孟嘗君傳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索隠引此與史不同

莊周隠于山嶽湣王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位周謝使者去引聲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饑不索食避世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凉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

涼回固可以久長古今樂錄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莊子列禦寇

齊使淳于髡到楚髡形體短小楚薄賤之曰齊無人也而使子來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劍欲斬無狀王王曰吾戲子耳即與髡共飲說苑

說苑　齊遣淳于髡到楚為人短小楚人甚薄之謂曰齊無人邪而使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謂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定能為報之乎對曰來見道傍郢民持一豆而上田祝曰上得萬朩下

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為禮薄而願多除輕而望重王今與吾半日之樂而委以吳王非其計楚王默然此段御覽引今本無亦前事之訛也

四年迎婦于秦

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

十二年攻魏　楚圍雍氏秦敗屈丐以上史田齊世家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

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于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

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于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賔客賔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卒謚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于薛是為孟嘗君史孟嘗君傳

孟嘗君前在于薛楚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于楚還反過于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楚人攻薛夫子勿為憂文無以復待矣待見也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于齊畢報王曰何見于楚對曰楚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楚因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楚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知發也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呂覽報更

孟嘗君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于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韓詩卷三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亡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何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

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文過矣 韓詩卷十 又新序卷五

孟嘗君問于白圭曰魏文侯名過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卜子夏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黄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

成豈特伯哉

呂覽舉難孟嘗君問于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也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仇亦遠矣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

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忘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詘折厭襲于窮巷（厭一作擯）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慼盈胸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矣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徽膠一作徵操）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厦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

優俳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鬭象棊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綵色以淫目綵一作麗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宫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

則横從成則楚王横成則秦帝必報仇于薛矣夫以秦楚之强而報仇于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矣高臺既已壊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庭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于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隕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宫徵徽揮羽

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說苑善說　地志今徐州城東南有雍門村即雍門周鼓琴地

荆山子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結怨而不得伸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絶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

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窟穴爲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厦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娱耳緑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娱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

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横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强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道一作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以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狸穴其中遊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之尊貴

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交睫而下

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宫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

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

人也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虚為

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修也

倉庾盈而不虚則是富也為之柰何其説可得聞乎張

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

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為然說其意辯其辭明
日使人奉黄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
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
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
竊說教故使人奉黄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
門内之不贍者先生曷為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
君之偶錢發䆠之庾粟以補士則衣敝履穿而不贍耳
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為

之奈何張禄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為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禄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

胡不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庚盈而不虛者也說苑善說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

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于齊齊湣王二十四年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蘇代語亦見國策然少異木偶人作桃梗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

不得還君得毋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史孟嘗君傳

齊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號曰宿瘤女齊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聚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名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如故曽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悦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妾父母在使妾不受父母教而隨大王

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慚曰寡人失之矣于是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從于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則宿瘤也皆掩口而笑左右失笑不止王曰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也習相逺也昔者

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于節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于是諸夫人皆大慚閔王大感瘤女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后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列女傳

列女傳　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湣王逃亡而弑死于外

十三年秦惠王卒

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

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于齊

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

文亡去以上史田齊世家

齊湣王二十五年復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

為秦相人或說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

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于賔客賔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渺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

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史孟嘗君傳）

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史田齊世家）

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蘇代國策作韓慶）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九當作六）取宛葉以北以强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

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于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强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强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弱當作强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韓魏賀秦國策作韓慶入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

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必欲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史孟嘗君傳

孟嘗君使公孫弘西觀秦見昭王王曰薛地大小幾何弘曰百里王笑曰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人可乎弘對曰孟嘗君好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如此者三人可為管商之師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汚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謝曰客何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

意也呂氏春秋

孟嘗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三枉子魯仲連號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會柯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夫居隴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用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

教首也哉言後人視此爲戒　孟嘗曰善乃勿逐三柱子逐客

孟嘗君寄客于齊王三年而不見用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

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譻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無失兎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兎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

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内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為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于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于是孟嘗君復屬之於齊齊王使為相說苑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驩國策作煖）聞君好士以貧身歸于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蒯繩類緱把劍之處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曰先生又

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于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于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賔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賔客故出息錢于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

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劵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劵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劵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劵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

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
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于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
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
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
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
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損之若急
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
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

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于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强秦而弱齊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强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

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于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悦乃遣車十乘黄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

欲強齊而弱秦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強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強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

之王名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

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賔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絶賔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史孟嘗君傳

列士傳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

客食菜馮煖無袴面有饑色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毁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刼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湣王三十年田甲刼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宫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踪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為復

名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于薛湣王許之史孟嘗君傳

孟嘗君逐于齊湣王三十年譚裕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求亡故去勢使然也魯連子

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常師事之後顯于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絶袁淑眞隱傳

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周最周之公子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國策作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于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冄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强國也

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于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强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于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史孟嘗君傳

狐援説齊湣王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庭其社葢於周之屏周存殷社而屋其上屏之以為戒也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亡國之音

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庭所以為戒王必免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庭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受納也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也出去後出也滿囹圄吾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斬也王曰行法吏陳斧質于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斮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為昏哉于是乃言

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鮒小魚鯢大魚魚之賊也能啖食小魚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其以吾參大二子者乎呂覽貴直

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齊王湣王也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

文曰若使人於廟朝中深見侮而不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鬬則是辱矣辱則寡人勿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

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勿怨也意者未之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鬬者是全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鬬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為臣不以為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呂覽正名

漢書　名家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　據呂氏春秋

尹文說齊湣王

列子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

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漢書道家老成子十八篇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列精子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德行見敬於齊王也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顙推之履弊履也袪步舉衣而步也我何若問其好醜何如也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于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

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説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呂覽達鬱

子髙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荅曰夫見敬在徳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

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屠商姓名誠如先生之言于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孔叢子中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勿聽子高見于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

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感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于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為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

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怨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逄比干之禍是為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孔叢子中

子高任司馬又為將子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荅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

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于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又相見覩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慚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于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棄乎今燕以詐破

又是又不能于詐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
詐也又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
馬又孔叢子中

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楚楚令唐蔑將而拒之二十八年
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
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
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于臣與楚人夾
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絶者楚人射之水不可得

近有㓕水旁者告齊候者曰候視也水淺深易知楚人所
慼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㓕者與
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掩楚人之所甚守果殺
唐蔑呂覽處方

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
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
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
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

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
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
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
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
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
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
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
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

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熟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史田齊世家

齊王問于文子曰治齊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韓子內儲上

齊王疾痟（齊王湣王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力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幸哀也）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爲治也）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

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顔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絶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呂覽至忠

列子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

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

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齊湣王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年表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割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縱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

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軾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于是齊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温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史田齊世家

鹽鐵論　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郤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散愼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

史記　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于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不為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廪獻千石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廄獻良馬固車二

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並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私競勸而遂為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韓子外儲右　齊湣王三十八年田文奔魏以為相薛公即孟嘗耳

三十九年秦來伐我拔我列城九史田齊世家

湣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

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納遂走莒史田齊世家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伐齊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耻而訾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壟觸子苦之欲齊軍之敗于是與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却之卒北天下兵乘之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帥其餘卒以軍於秦周無以賞秦周齊城門名使人請金于齊王以積金以賞

(功也)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烏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燕人逐北國人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也)此貪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呂覽權勳)

齊湣王亡居於衛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公玉丹荅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

耶（以上見呂覽審己）毋又謂閔王曰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三益矣（帶益三倍荀活者肥令腹大耳以上見呂覽過理）遂以自賢驕盈日甚閔王亡走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

地通見新序卷五

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傭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已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于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史田齊世家

燕之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晝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髙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晝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于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刼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于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

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史田單傳又說苑立御畫邑作蓋邑蠋作歜

淖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韓子內儲上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為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史田單傳國策更詳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